

日本侵華內幕 (十)

石射豬太郎著
陳鵬仁摘譯

宇垣接任外務大臣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晚上，前大使小幡請我前往三菱公司的江口定條主辦的懇談會講演中國問題。場所在一橋如水會館內的香村寮，來賓以宇垣（一成）上將為主賓，以及前大使小幡、林（久治郎）、陸海軍的退役將軍林（彌三吉）、原（勘）、工藤（豪吉）和水野梅曉和尚等人。初次見到宇垣上將的風采，使我彷彿想起曾在墨西哥謁見的奧布勒崗總統的背影。

大家在一個很別緻但大小不小的日式房間，邊吃酒菜；主辦人江口對我說，這些人是絕對不會洩漏的，所以請你毫無保留地談談你對事變的意見。

首先我說明了自事變以來，至「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之聲明的近衛內閣因應事變的變遷內幕，首相和主要閣員的沒骨頭，加重和平條件，而失去托勞特曼調停的政府大本營聯絡會議的愚蠢等等；並說，除非日本深陷泥淖，進退維谷，超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日本自動向中國伸出和平之手，沒有解決事變的道路，而我相信

，這個時期不會太遠，屆時最需要的是有勇氣超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治家。

宇垣上將等曾提出各種問題。由於酒勢，我的語氣相當激烈，並盡情地說了我想說的話；我們於十一點鐘左右散會。

從去年十月，內閣設立了以參議構成的諮詢機關，宇垣上將也是其中的一員，但關於事變的政情內幕，政府似乎告訴他們很少。

可是，幾個月以後，宇垣上將卻接任了外務大臣。

南北政府要比高低

關於要把中日事變當做一個事變來解決，不使它變成國際法上的戰爭；在華北和其他地區，不製造第二個滿洲國、在佔領地不施行軍政這三點，陸、海、外事務當局之間早有了解，陸軍也沒有意思去破壞它。惟隨佔領地域的擴大，需要產生擔任該地域內行政的中國人的新機構；因為如治安維持會這種自衛團的組織，已經不够用了。

由於此種當前的需要，和現地佔領軍的工作

，於一九三七年年底，王克敏在北京組織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翌年三月，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這兩個「政府」的創立計劃，一直由陸、海、外事務當局會議來研討，並根據其結果予以現地軍以必要的訓令。我沒有與陸軍爭論樹立這兩個「政府」的事，當然我知道這兩個「政府」將成為現地軍的傀儡，但不管它們是不是傀儡，我覺得有總比沒有好。而且這種「政府」將來與國民政府之間實現和平時，要取消並不會有什麼困難，要緊的是不要出現第二個滿洲國。這是我的基本立場。

當時最滑稽的是南北兩「政府」之間的「比高低」。北方自任其為前輩，南方說它中原在握。這個「比高低」的意識，妨害了南北的和諧；而這無異是在其背後的日軍彼此之間的對抗意識。

興亞院成大東亞省

一九三八年伊始，內閣方面所謂東亞事務局設置論抬頭了。它的意思是說，在戰局擴大的今日，以外務省單獨的力量，已經不可能處理事變

中 外 雜 誌

，因此應該設立直屬首相的對華中央機關，集各方面的人才，以專心處理事變。

迨至一月底，由內閣分發來了企劃院起草的東亞事務局設置案。外務省局課長會議以不應當承認將破壞外交一元化法制而一致反對。我把這意思報告廣田外相，並建議他萬一類似企劃院的案提出閣議的時候，請他防止其通過。與此同時，由東亞局和調查部研究對案，以對抗企劃院案，並與內閣當局一再商討。不知道是自動的還是被動的，企劃院案的健將竟是從外務省參與官榮陞的法制局長官船田(中)。

於正在召開的國會，議員要求設立對華中央機關；而更壞的是不但近衛首相傾向於設置中央機關，而且廣田外相很想儘量把處理事變的責任推給旁機關，以圖一身輕。於是次官堀內、調查部長米澤和我，遂為前鋒常常建議廣田外相，但每次討論這個問題時，都被廣田溜掉了。

有天晚上討論完了要回家路上，次官堀內感嘆說：「我們的大臣腦筋真好。」

要之，我們的建言奏了效，廣田外相請首相不要予國會的質詢以明確的答覆，閣議也沒有提出這個議題，而至於廣田外相的辭職。

往昔，企圖征服日本的元世祖，根據歷史記載，曾經設立過「征東行省」。我認為，中央機關設置案，就是征中國行省。我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記這樣寫着：

在下午的國會，與船田法制局長官會談，議論「東亞省」問題。船田的想法是佔領想法，跟我完全不同；如非打破此種謬論，中日

將永遠對敵。爭論一個小時有餘。這個想法，後來成為興亞院，更變成大東亞省。

陸軍少校叱責議員

那年春天的國會，很是不平凡。二月十七日晚上，政友、民政兩黨本部受到要求取消政黨的防共護國團六百個團員的襲擊，據說其背後有法相鹽野(季彥)和內相末次。二十四日，國家總動員法案出現國會，當然這乃是陸軍動的腦筋，這是必要時為動用統帥權，準備犧牲國民的一切自由的大法案。這個法案一提出，眾議院頓時譁然，這是我親眼所看到的。

三月三日，在審查這個法案的委員會，以說明(法案)議員身份列席的陸軍省軍務課員佐藤(賢了)少校，竟對議員的討論大訓「住嘴！」當場引起軒然大波，但翌日由陸相道歉了事，可是對佐藤少校卻沒有予以任何處分。堂堂一個國會，就是在委員會，竟受到一個陸軍少校的叱責，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侮辱。話雖如此，眾議院更唯唯接受陸軍大臣的道歉，並通過了這個法案。

惟這個法案是，必要時不僅是國會，而且也要全國國民「住嘴」的法案，所以眾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被責「住嘴！」實在也沒什麼稀奇。可惜這時我沒有在場。

如此這般，國家遂日暮途窮，乃至於滅亡。

廣田辭職走馬換將

一九三八年五月底，近衛內閣改組。廣田、

賀屋、吉野三相辭職，宇垣上將接任外相，池田成彬接掌大藏兼任商相。很久以前就有首相以廣田一點也不抑制陸軍而討厭廣田的傳說，我想這可能是事實。但首相本身卻更是陸軍的「唯命是聽」。我對於廣田的辭職毫不覺得可惜，可是對首相的心地卻感覺非常不愉快。

廣田辭職時，外務省內部有擁護白鳥(敏夫)出任次官的運動，這是所謂革新派的一羣年輕事務官的策動。他們雖然口口聲聲說要革新外務省，實際上是想擁護其頭目白鳥做次官，以便壟斷外務省的法西斯派。他們似也活動內閣和軍部來擁護白鳥，但宇垣新大臣還是維持原來的人事；惟他任命了佐藤(尙武)和有田(八郎)為外務省顧問。

宇垣上將之接任外務大臣，實在是很意外，與此同時，我也覺得有點不安。因為他的確是政界的大人物，雖然被軍部所討厭，但究竟還是軍人出身，對中國問題不知道他做何種想法。

宇垣一上任，為了說明我主管的事務，我便到大臣辦公室。由於以前在香村寮見過面，所以我們談得很融洽。我對他說明事變的現況後，很懇切地請他能超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並說這個時期已經逐漸在接近。

宇垣外相說：「你說的很對。近衛首相要我接掌外務省的時候，我問他是不是要我做井伊掃部頭，他說是，於是我答應。我告訴他我可能要推翻一月十六日的聲明，可以不可以，他說一切任我去做。因為這樣，我纔接下外務省。因此就是犧牲生命，也決心要解決事變。」

我說：「大臣既然有這樣決心，就是水火之中，我也要追隨到底。但要突破這個聲明，我們得覺悟被圍攻外務省。」

他說：「當然。」

我以否極泰來的心情走出了外相辦公室。

幾天後，我和調查部長米澤等幾個同事，向大臣說明對華中央機關問題直到現在的經緯，並請他能堅持外交一元制度，他說他將照我們的意思去努力。

宇垣新外務大臣到任不到十天，不止我一個，人覺得外務省內空氣的新鮮和明朗；而外相之聘請佐藤和有田為顧問，不外乎是為了重建正確的外交。

事變對策書呈大臣

我想把我在說明我所主管事務的時候，向大臣披瀝的對事變觀予以更詳細化，以供大臣施策之用，於是寫了「對今後事變的對策」的長篇意見書，呈給大臣。大臣說，他曾經花了幾天工夫細讀了它，並說我的意見和他的看法相同。他更說，近日中將召開五相會議（總理、陸、海、外、藏）以檢討事變對策，他要各有關大臣看這個文件，因此我準備所需份數交給了大臣。爾後，他說：「在五相會議中，對那個意見書，有人提出異議，所以沒有結論，但我卻斷然說我要這樣做。」

這個意見書是我對事變、對中國和對華方針的見解，至今仍自認為俯仰天地於心無愧的文字，惟過於長篇，故不擬引述。（譯註）

陸相板垣謊報軍情

一九三八年七月，發生於蘇俄、滿洲國境的張鼓峰事件，乃屬於歐亞局的主管，但根據我所知道，現地日軍雖然與蘇軍正面作戰，可是軍中央卻並不希望擴大事件。當時繼任杉山而為陸相的板垣，希望外相宇垣以外交交涉來解決，而且正在莫斯科進行外交交涉的時候，板垣突然往訪宇垣，要宇垣同意以武力解決事件。宇垣以如果是外交交涉破裂，自應別論，但正在從事交涉時怎麼可以武力來解決，而予以拒絕；可是板垣竟以宇垣也同意，而上奏武力解決。不過據說這個謊言即時露出馬脚，而使日皇非常不高興。板垣仍然是隨陸軍省內部意見的轉變而見風轉舵的陸相。

此時，陸軍省的人曾經對我這樣說過：「我們的大臣與宇垣大臣，簡直是小巫之見大巫，不是大前輩與後輩之威風的差異，而且腦筋也不同。在內閣會議，我們的大臣常常被宇垣大臣駁倒，因此陸軍省內許多人很不以為然。」

密謀要誘出汪精衛

宇垣在漢口淪陷之前，就有欲從事和平工作的想法，而正當此時，亦即六月二十六日，駐香港總領事申村（豐一）來電報說，孔祥熙的心腹蔣輔三秘密地求見申村總領事，想瞭解日本的和平條件。這是孔祥熙的指示，他們所想知道的是，要求蔣先生下野是否也為和平條件之一。蔣輔三的背後關係是可靠的。申村要求即時予以訓令

。無疑地，這是對於宇垣之就任外相的重慶和平派的反應，是達成和平的良機。

宇垣很熱心，親自撰寫對申村總領事的訓令稿。但問題是，蔣先生的下野是否也是和平條件之一。大臣寫的訓令稿有以蔣先生的下野為條件的文字，所以我力爭說，如果這樣，根本就不可能談和。大臣說，最後將不以蔣先生的下野為條件，但為了應付國內的反蔣感情，不得不這樣說。我們妥協結果，對申村總領事做了這樣的訓令：「日本國內對蔣氏的反感相當強。關於其下野是否為條件，現在不要即時決定，俟日後商議，可就其他各點，與蔣氏進行會談。」

以這為起點，申村和蔣氏開始會談。惟祇以電報往還，不能盡意，故亦曾電命申村回國，由大臣直接予以訓令。並且決定：申村、蔣會談如果到某種程度時，孔祥熙將秘密來九州雲仙，與宇垣面商。

幾乎與宇垣和平工作的同時，傳出軍務課長影佐從香港請來亞洲司長高宗武，密謀要誘出汪精衛的情報。我以為，汪精衛不至於笨得為影佐騙出重慶；可是，不久竟證實了這是我對汪精衛的評價過高。

八青年倡皇道外交

宇垣就任大臣後，便與英國大使克萊基開始會談。這是應克萊基大使的要求，欲調整因事變所產生的新局面和英國在華權益而舉行的，當時它稱為宇垣·克萊基會談。

此時，外務省的八個年輕事務官，在「欲知

道宇垣大臣的世界觀和外交方針的要求」下，週末訪問在大磯靜養的宇垣大臣，聽他的意見，同時表示他們的看法。這八個人是：東光（武三）、三原（英次郎）、中川（融）、手場（查不出原名一譯者）、青木（盛夫）、甲斐（文比古）、高瀬（侍郎）和高木（廣一）。

換句話說，他們緊迫大臣的外交方針是什麼，和說明他們的立場。

關於會談的詳細內容，這裡無法盡述；首先是就大臣在外交上的抱負有所問答，然後事務官們提到人事問題說：

今日閣下縱令真的具有大方針，以目前外務省的人事，決不可能實現它。今日的局勢已經很迫切，更改關鍵，乃為燃眉之急。繼而他們高倡所謂皇道外交說：

處在攻擊漢口的前夕，為「消滅蔣政權」、加強防共樞軸，以及消除在華英國、法國和蘇俄的政治勢力，帝國外交現在應該出於斷然的措施；可是最近大臣與有關大使的交涉，卻使生等深為憂慮。同時生等做為奉行宣揚皇道之前鋒的外務省官員，正在研究皇道外交應當依何種綱領方針實行，並且擁有一名叫皇道外交的一連串的根本策論。

又說：

基於上述宣揚皇道的思想，此時在東亞，實不必與盎格魯撒克遜做姑息的妥協。（生等）認為不但絕不應該與蔣介石和國民

黨政府和平或妥協，而且相信信在國會或其他場合政府與公然說要援蔣的英國政府代表會談，乃日本對世界示弱，因此（生等）認為，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日英商議，自應即時停止。

就宇垣大臣來講，這簡直是與孫子輩的會談，但對於以上主張他卻很懇切地一一予以答覆，最後說：

歸根到底，我這個老生之所以出馬，乃是為了實行國民的希望，希望早日停止戰爭，我相信你們是知道這一點的。它的方針，將在五相會議決議，以定為國家的意思，希望等到這時；至於一月十六日政府聲明的方針，目前自該遵守，但將來隨情勢的演變，或會變更也說不定，你們應該記住這一點。

說罷，大臣便離開，會議至此結束。

這些事務官曾把這天的會談內容，以備忘錄方式印出來，在外務省內部分發。上述的話，就是它的引述。一直不清楚那些人是所謂激進事務官的我，至此纔明白誰是誰，並瞭解了他們思想的輪廓；是以大呼外務省的革新，高論皇道外交的他們，可以說是外務省的青年軍官。

這些革新事務官的衆望所歸是白鳥，在這中間，有宛如頭目的前輩事務官和課長級的人物。據說，這些人與軍的一部份人有聯絡，但我不得其真相。此種外務省的內亂，也算是時勢的流行病。

日後，從這些事務官之中，出現狂信的日德

同盟論者和醉心德國者，並且學陸軍口吻，竟驕傲說不奉皇道外交者將予以幹掉。

宇垣掛冠大勢已去

宇垣就任外相後不久，欲設立中央機關以處理事變的主張又死灰復燃。如前面所說，它的內容是，要令直屬首相的這個機關，集中處理事務的權限，以不僅削弱外相的權限，而且在佔領地也要設置其分機關，以處理當地當前的政務。它的主要提倡者，開始是法制局和企劃院，後來陸、海軍也參加。當時陸、海兩省軍務局的柴山、保科兩位課長先後調出去，影佐和岡兩位上校取代了他們。影佐和岡大概認為，祇要攻下外務省東亞局長，一切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他們便採取共同戰線，常常想來說服我。影佐說，如果設立對華中央機關，使其專辦有關事變的工作，我將令第一線軍隊完全罷手當地的政務，這是軍的希望，假若不相信，他願意寫字據給我。我向他拿字據也沒用，而堅決反對。岡對這件事非常熱心，看我不肯同意，遂與宇垣直接交涉。但宇垣的態度，卻比我們更為堅定。

當然，外務省並不祇在反對而已。是即調查部長米澤和東亞局，以處理事變的最高權限保留給外相為前提，做了幾種妥協案，與法制局和企劃院折衝，但都沒能獲得結論。

這時，內閣以陸、海兩省為後盾，準備於內閣會議提出其所制訂的設置中央機關案，一下子予以通過。無疑地，這是近衛首相所同意的。這個案在閣議一提出，宇垣外相勢將陷於窘境，應

該怎麼辦呢？乃於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正，在外相辦公廳由宇垣主持舉行了一次主管會議，佐藤、有田兩位顧問、次官、各部局長全部出席。先由常與內閣折衝的米澤調查部長說明經過和內閣方面的緊張情勢，然後許多人提出了各種意見，但沒有結論。因此由我做總結說：「情勢既然這樣，祇有請大臣裁量，在閣議妥善處理。」

靜聽着的宇垣，說「好」而站起來，就這樣散會。

站起來當時的宇垣的臉，有很特別的氣色，因此我遂到顧問室說，大臣的形相不尋常，請能忠告他冷靜。有田顧問說：「大臣是身經百戰的老將，不會錯的」，而拒絕我的請求。

爾後不到一個小時，從內閣竟傳來了宇垣提出辭職的消息。宇垣似乎散會後就去參加閣議。好像大臺柱斷掉的感覺，瞬間，我面前變成一片黑暗，對我來講，大勢已去。

翌日，我與次官堀內商量結果，負起輔弼大臣不力的責任，而提出辭職。我就任東亞局長的後半段，因得以宇垣為上司而有洵轍之謝庭生之感。我把解決事變的希望寄託於宇垣外相的決心和政治手腕，而孜孜地工作。他常常採納我的意見，我認為宇垣是非常時期的好大臣，這個大臣走了，我還幹什麼東亞局長？

十月三日，宇垣前外相和近衛兼外相對外務省全體同仁的移交訓話後，我面謁宇垣，報告我的失望和提出辭職的心情。

宇垣答說：「本來約定要由我解決事變的，現在竟要削弱我的權限，這種近衛內閣，我無法

待下去，請能瞭解我的心境。」真是可惜的大臣。

白鳥終於趕走石射

堀內次官和我辭職以後，堀內被派為駐美大使，我出任荷蘭公使。第一課長上村也討厭留在東亞局，因而請調英國。後任次官和東亞局長各內定為澤田（廉三）參事官和栗原（正）駐羅馬尼亞公使。這時，有這是尚未赴任，人還在東京的駐義大利大使白鳥所出主意之人事的傳說，因此報紙把它評論說：白鳥趕走了石射。

一直到十一月初，繼任的栗原回到東京以前，我還是名義上的東亞局長。據傳，近衛首相邊找專任的外相，並對前次官堀內說：「專任的外相，誰都可以。」面對這種局勢而竟說這種話，誠屬無可救藥的首相。近衛接受白鳥的建議，擬請駐美大使齋藤（良衛）接任外相，而被齋藤拒絕也是在這個時候；最後出現了有田外相。

前次官堀內與新次官澤田辦理移交時，各局部長和大臣官房課長都被請到次官辦公室，我也去了。由於大家都熟得不得了，因此堀內祇說非常謝謝各位，可是新次官澤田卻竟對大家訓起話來，他詳細說明了時局的困難和需要非常的決心原因。它可以說是一場演說。我聽得正在發呆時，岸（倉松）秘書官捅我的屁股，以我是局部長中最資深，而要我致答辭。我雖然覺得沒意思，但又不得不說話。於是我說：我們將遵照尊意，好好去努力。這種說法類似陸軍的形式主義，而覺得有些不是味道。

十一月九日，我被任命為駐荷蘭公使，隨即到中國大陸去旅行。從立川（在東京郊外）譯者（直飛北京，參觀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後，於年底回到東京。從北平起飛時，飛機曾經失事，但沒什麼損害。除王克敏、梁鴻志外，我見了許多中日兩國的朋友。北京東單牌樓的所有小巷，到處都是日本料理店，晚上絃歌四起。這個景況，似在破壞古都北京的優雅。上海的公園橋，對站哨的日本兵敬禮後纔能通過。這雖然是走馬看花式的視察，但映在我心目中的中國民眾都沒表情，惟有日本軍民過着享福的日子。

跳流浪舞得罪藝妓

我在東亞局長任內，升為勅任（相當於中國的簡任一譯者）一級，薪水也隨之而增加，但還是過着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家人的食衣住行都很樸素，當然談不上什麼避暑、洗溫泉等享受。房子仍然是我擔任移民課長時代的陋屋。因為屋子太小，所以如果晚上有不速之客，則得趕緊把鋪好的被子疊起來，以接待客人。我主張增建房子，但內人以為看家的是她，這樣就夠用了，而始終不肯同意；等到幾年後我出任駐巴西大使時，纔連接着舊屋新建了客廳。

在這個期間，我唯一的享受是打高爾夫球，星期天，有時候跟幾個同事到印旛沼（東京郊外一譯者）六實高爾夫球場去打球。不知道是誰的提議，回途曾經兩三次到向島的料亭去，與藝妓跳跳下流的流浪舞。

有一次，由東亞局出面，招待了從上海、南

京回來的幾個軍人，我做主人，在新橋山口（料亭名字——譯者）設宴，作陪的都是與外務省熟識的第一流的新橋藝妓。可是，她們卻一點也不熱鬧，我覺得很不過癮。

這時我想起了向島的藝妓。我與上村第一課長商量，結果打電話請她們來。她們來了之後，毫無遲疑地跳了流浪舞，賓主都相當盡興，但新橋的藝妓們卻似乎很不高興，加以我又稱讚向島藝妓的款待，我有些醉了。

向島的藝妓走了以後，新橋藝妓中年輕而漂亮的一個頭子，竟鄭重其事地對我說：「石射先生，您把新橋當做什麼地方？把這種人叫到這裡來；您根本就沒有資格來新橋玩，以後請您不要再來。」我不記得她的名字了。這時她的態度很兇，柳眉倒立。

我說：「不要那麼生氣吧，這是一種餘興而已。」

她說：「不可以，請您以後不要再來了。」大家頓時肅靜下來；其他的藝妓一句話也沒說。

「我來新橋是為了工作，自己想來也來不起，所以請妳不要那麼兇好不好。」我半開玩笑地這樣說，以便轉變話題。

可是，她卻仍然堅決說：「不管是為工作還是為什麼，我不要再來，請千萬記住！」

我被她講得沒話可說。我很後悔把向島的藝妓叫到全日本最具榮譽之心新橋藝妓的宴席，但已經來不及了。這時，我真的被責備得啞口無言。

這個藝妓看我不再講話就走了，但宴席卻變成冷冰冰，酒味是苦的；那天晚上的宴會很是糟糕。

我以後沒有面子的事情離開了這家料亭，但與此同時，也很佩服新橋藝妓的個性之強和其自尊心之高。

從此以後，我應邀赴宴，跟她又見過幾次面，但她卻始終不跟我說話。

我每次看到她時，則總覺得我犯禁來新橋，而有自卑感。

取道爪哇赴歐履新

既然要赴荷蘭履任，自應該看看印尼。我於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隻身由東京出發，從神戶搭乘南洋海運公司輪船南下，經由萬鴨老（Menado）、孟加錫（Makassar），在泗水下船，由領事齊藤（音次）陪同，考察觀光其附近幾天。

爾後西行，在三寶壟（Semarang）一宿，總領事馬瀨（金太郎）在巴達維亞接我。在這期間，與總督和有關當局交換意見，參觀茂物（Bogor）、萬隆以後到新加坡，搭乘開往歐洲的郵輪照國丸。

二十天的爪哇旅行雖然很熱，但卻非常愉快。由於考察印象與本文主題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暫時不談，但我卻要說爪哇的風光比日本還漂亮，因為是火山地帶，所以有好幾座「富士山」，祇是沒有雪而已。

爪哇到處都是很好的柏油路。我在到爪哇的

二、三年前，經過臺灣時，基隆與臺北之間還沒完成柏油路，那時候同樣是殖民地，就有這樣大的不同。

新加坡以西的航海，對我來講是初次。卑南的蛇寺、錫蘭的甘地的佛跡、亞登（Aten）、紅海、開羅、金字塔、那坡里、潘沛依（Pompeii）。在那坡里，我收下大使堀田（正昭）留下來的沼田廚師夫妻，經由馬賽、直布羅陀（Gibraltar）、卡撒布朗加（Casablanca），而到達倫敦。大使是重光（葵），因為希特勒而失去駐劄國家的駐捷克公使藤井（啓之助）待在這裡。

十年沒來的倫敦，大使官邸和大使館辦公廳跟以前一樣，主要街道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海德公園的草地，挖有些防空洞，告訴我們她的時局。

花費幾天買東西後，於四月五日從哈威吉（Harwich）渡海到佛拉辛根（Flissingen），由前來接我的書記官萩原（徹）陪同，當晚八點鐘左右抵達海牙。海牙雖然已是初春，但天氣卻還是很冷。

（譯註）據石射自己稱，這是他的「傑作」，而由石射的地位來講，它的確是很重要的文獻，改日譯者一定要把它譯出來。

本誌七十二年九月號總二一號「日本侵華內幕」(八)，一一〇頁，中段十五行「西園寺(公望)元老(日皇的岳父)」是譯者所聽傳聞錯誤，是即西園寺並不是日皇的岳父，特此更正。